

学术不端出版物的一个案例

李华钟

(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物理》2004年12期发表了《制止物理出版物中科学不端行为的行动准则》一文及所附文件,科技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近年来也都发出了制止学术不端的文件。

关于学术腐败、学术不端、作假、抄袭等的报道源源不绝,最近在《科学时报》(2009年5月7日)上又发表一篇题为《透过几种现象看学术不端》的文章,由《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概括了学术论文的几种不端现象:重复发表,自我抄袭,搬来主义,随意摘用,东抄西凑,至于包括抄袭、捏造、数据造假这些更为严重的问题,更为人们关注,早已为舆论口诛笔伐。本文作者最近注意到一本标称为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历史书:《中国物理学史——近现代卷》(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8月第一版,作者:刘树勇、李艳平、王士平、申先甲)。此书以下简称为《现代》。

很粗略地翻阅一下,已出版的同类主题相同的书籍有3本,除上述的《现代》一书之外,其他两本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史略》(作者:申先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此书以下简称为《史略》)和《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近代物理学史》(作者:王士平、刘树勇、李艳平、曾宝明、申先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此书以下简称为《大系》)。

本人对中国物理学史无研究,不拟对这些书作全面的评论。只因为对现代中国在物理学领域的当代部分情况略知一二,对《现代》一书中的某些章节的内容的阅读后至为惊异,至少这些章节看来就像上述《科学时报》刊出的“学术不端”的典型例子:它重复出版,自我抄袭或抄袭,材料堆砌,随意摘用。《科学时报》刊出的文章所概括的是学术论文,《现代》一书则是正式出版的一本“著作”。其实,2004年12月《物理》期刊就发表了《制止物理出版物中科学不端行为的行动准则》一文及所附文件,并加上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按语,对物理学出版物的各种不端行为提出批评,而《现代》一书是在2006年8月出版,可以说这些

作者及出版者颇有逆流而上的勇气。

要写一本现代或当代中国物理史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搜集现代的资料并不困难,特别是已经出版了多种当代物理学家的传记、研究资料、自述、论文记录等等,如果仅仅把这些资料罗列编排便成“物理学史”,那是简单的拼凑。上述的几本自称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史,其现代部分(20世纪以来),其实就是这种已知资料的罗列。如果它仅仅是罗列资料,那是水平问题尚可容忍。但如果它大量抄袭本来就水平不高的出版物,那作者就不只是水平低下,而且是作者的诚信问题。《现代》一书的当代部分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抄袭的,许多部分是罗列摘取自公开出版的资料。以下列举本文的根据:

(1)《现代》一书出版于2006年,《大系》一书出版于2002年,两书作者有四人相同,次序不一,其现代部分两书雷同之处粗略核对共约40页,属于搬抄粘贴之类,约3万字。这还只是本文作者比较了解的部分,并非全部。由于两书有4个相同作者,但又由2个不同出版社出版,这些内容当是重复发表,或是自我抄袭。我们核对过《现代》一书抄自《大系》一书的至少有上述部分,但我们未去核对《大系》一书有多少抄自其他已出版的资料。随手一翻,就发现《大系》一书中有些内容,虽不是逐字抄录,却是与已有出版物内容基本雷同,例如《大系》一书第174页“虞福春的核磁共振研究”一节就绝大部分与比它早了近10年出版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者论文集粹》第943页基本相同。

(2)《现代》一书和《大系》一书的目录及书内一些章节的标题有所不同,但内容素材一样,这是一种花样,如20世纪的部分,《现代》一书以物理学家个人贡献为标题,《大系》一书以学科课题为标题,但内容完全一样,《现代》一书有的标题是个人贡献,有的是学科课题,看起来《现代》一书目录不同于《大系》一书,掩饰了两书内容雷同,堪称“整容出版”的标本。

(3)写历史必须尊重史实,不容许篡改,这是人所共识.《现代》一书中第 500 页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理论粒子物理研究成果”一节中写道:“……冼鼎昌从 70 年代开始,对经典规范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引进了曲面上的标架,联络与规范势对应的方法及同步变换的概念,得到了一系列已知的以及未曾得到过的非 Abel 磁单极解和类粒子解……”从书上这段话的上下文和描述的内容来看,《现代》一书的作者根本不了解 70 年代国内理论物理界有关规范场的研究历史,它所说的非 Abel 磁单极解等一共发表 7 篇论文,刊登在《物理学报》、《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和《中国科学》等期刊上,文章作者 3—4 人,这些工作从开始到完成都不是在北京做的,冼鼎昌是在后来访问广州中山大学的过程中才参加研究的.在 2002 年《物理》第 31 卷第 249 页题为《规范场理论在中国》的文章以及 2004 年《物理》第 33 卷第 861 页对这项研究有较详细的阐述,冼鼎昌不能代表也不足以代表这些作者,更不能把这工作归入他个人名下.至于标架联络与规范场的对应首先是吴大峻(T. T. Wu)、杨振宁和陆启铿各自引入的,与冼鼎昌无关.这一组论文的主旨和创新贡献,《现代》一书作者可谓完全没有触及,没有弄懂.但这不是《现代》一书的发明,它只是抄袭者,比它早几年出版的《史略》一书早就将这些话写在该书第 315 页,两本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完全相同,所以《史略》一书的作者申先甲先生当是这段“历史”的发明者.本文作者曾两次以特快专递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申先甲先生去信,请他举出他写这段文字的根据,近三个月没有回答¹⁾.实际上这种任意篡改的历史是举不出任何根据的,相反地,这一切使人自然质疑作者的著作的诚信.

(4)写当代物理学史的困难还在于,除涉及的历史事实必须核实清楚之外,还有史料涉及的物理学概念需要有正确的表述,这就要求写作者有广泛而扎实的物理学基础知识和许多专业方向的常识和基本知识.一般的学者专家可以对物理学的某专业、某方向有专门知识,而对其他有关专门方向仅略知其大概,但很难做到对其他相关领域都有认识,但写史之人起码对涉及的历史多个领域都要有大致的概貌知识.《现代》一书的作者对他们所写的一些章节的物理事实和物理内容并不清楚,对涉及的物理概念也不清楚、不理解,所以阐述谬误迭出.例如《现代》一书第 495 页在对层子模型的讨论中说,“1964 年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M. Gell-mann)将坂田模型加以改造,提出了“夸克模型”.“……基于坂田模型,夸克模型的提出……”,事实上盖尔曼的夸克模型与改造坂田模型根本没有关系,夸克模型的基础是“八重

法”(eightfold way),这是从介子的静态实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盖尔曼由此引入介子填充 SU(3)群的八维表示,在没有实验迹象显示 SU(3)群的基本表示(三维表示)的候补填充粒子的情况下,假想把三维基本表示的填充者叫做“夸克”,在未有任何实验提示下,不妨视为数学符号代表提供 SU(3)群的操作,提供包括重子的强子谱,到了电子—质子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引发了质子的部分子(parton)模型时,人们才认识到质子内部结构有点状粒子海,可以视为“夸克—反夸克海”.这种结构与以往观念的组分结构有所不同,又引起“夸克囚禁”的概念.层子模型就其静态而言就是夸克模型的另一种语言,但哲学观点不同.层子模型信仰简单“组分结构”,把夸克叫做层子为组分实体,但层子模型的粒子相对论内部波函数等动力学性质问题是一种假设,它是许多探索尝试之一,后来实验证明并不成功.层子模型有创新的精神,但未成功新的物理,它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它有执着的哲学信仰作为物理上的指引,但它缺乏对物理理论发展的敏感,也缺乏容纳其他学术见解的争鸣.写现代和当代物理不能回避的困难也还在于史料的选择,人物的评价,《现代》一书对 20 世纪下半叶我国粒子理论物理的阐述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罗列了一堆论文,或捡来人所共知的事件和那些早有很高知名度的人物的现成资料,谈不上著作者自己对历史的或物理的分析评价.

以上所列举的只不过是粗略地翻看《现代》一书之后的印象,作为说明问题之所在也够了.为使问题列举之外有具体的证据,本文附录将列出《现代》一书具体页码,以资参考查证.这里再一次强调指出,本文并不全面评论《现代》一书,只是就其 20 世纪部分,指出我们看到的显然的学术不端之处.

附录

(1)《中国物理学史——近现代卷》与《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近代物理学史》之部分比较:

《现代》一书	抄袭	《大系》一书
第 336—345 页		第 177—184 页
第 404—406 页		第 118—120 页
第 406—407 页		第 120—121 页
第 407—410 页		第 121—123 页

1)本文作者于 2009 年 5 月 7 日去函广西教育出版社,于 6 月 18 日,7 月 28 日两次以特快专递寄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申先甲教授,询问他所写的根据,申教授没有答复.本文初稿于 2009 年 7 月初写成,9 月修改发给《物理》月刊,9 月 15 日收到申先甲教授来信说:“根据来源已忘记,也找不到了”,云云,对查询的问题等于没有回答.

第 411—411 页
第 411—413 页
第 423—424 页
第 424—425 页
第 468—470 页
第 470—471 页
第 426—431 页
第 495—497 页
以上共约 40 页 3 万字

第 124—124 页
第 126—127 页
第 272—273 页
第 273—274 页
第 267—269 页
第 269—270 页
第 270—279 页
第 226—228 页

(2)《现代》一书抄自《史略》一书随意捏造窜改历史一例:《现代》一书第 500 页“洗鼎昌从 70 年代……”(四行文字),抄自《史略》一书第 315 页.

致谢 本文作者感谢龚树荣硕士,他提供了本文引用的信息和提供有用的资料.感谢审稿者十分细致的审阅和意见.